



# 回林区

黄晓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森林工业东北是老大，云南是老二。丰富的天然森林资源，东北集中在大小兴安岭，云南最气生的在哀牢山系列；东北的红松、滇西、滇南的云南松都是优质，是建设材料的主要木材之一种。

哀牢山有它恒定的秩序，万物各归其位，树无疑是指。森林在高原的阳光下，向四面八方铺开，从山脚向山顶漫去，想与根抱成团簇紧泥土和石块，让山竖如磐石。树与树连成波涛起伏的绿色海洋，晃悠悠站在一朵朵浪花中搜寻世相，发现绿海承载的是自然生命的快活，是让人永远也读不透的山河志。

1964年至1969年，我们数千余年纪在少年与青年之间的川人、沪人、昆明人，被大而化之统称“知识青年”，开进哀牢山头哨白衣河，身份确定为伐木工，开始了我们的“上山”时代。我们的知青时代与作家们集中书写的生存心态大不同。我们没有兵团知青半军事化的戍边意识，身在农村心在外，始终无法脱胎换骨那份孤独与无奈。在描写知青一代作品中，我们是缺席的散兵游勇，也就无法书写热血青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两条，一是组织者一开始就把我们化整分散安排，三五几人插在伐木连队中，形不成集体情绪，伐木工比我们还苦，向谁诉说都是自讨没趣；二是我们的生存环境被大森林包围，原始劳作是砍树，飞禽走兽都被“顺山倒”的吼声吓个魂飞魄散，安全保命成为第一要素。要说我们无一优也是没良心，每月定量50斤大米33元工资外，还有野外津贴每天3毛钱，待遇还说得过去。精神的、生命状态的、回忆与反思的种种，都出现在50年之后，出发点成了怀乡路，曾经的苦难都是口齿生香的佳酿，总想回去看看当年的“战场”。

一个叫大涡塘的小地方，上演过一场森林工业大会战，人欢鸟叫近5000人，热火朝天的场面很有画面感，还立体，大涡塘除它所属的村委会，无人知晓。大涡塘像极了青山秀水中的天坑，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从坑底长去山梁子，又从一座座山梁子杀回坑底，海洋一样无边无际，可想这天坑的容量。远望去，坑沿上臂挽臂长得粗壮笔直的树木，像一队队护卫士兵，雄赳赳气昂昂做了牢靠山七哨的屏障，煞是得了。方圆数十里无人烟，森林的蓬勃风光带着自身的朴素，经营着天造地设的神秘拓展。一个亘古的原始森林家族，阳光是爹，泥土是娘，空山新雨后的景色，绿叶带着蜡样的光亮，丝丝缕缕扯进些折光，胡乱涂鸦都是诗行。

诗情画意与伐木绝对不在一个层面，落差太大。我们当年的任务是为三线建设和成昆铁路、襄渝铁路和云南各大矿山备木材。山外抓革命是国家大事，我们促生产也是国家大事。

这片林子，在我们到来之前，已遭过一次无序砍伐。1958年大炼钢铁，城里人、坝区人伐倒无数棵树木却无出山路，东一堆西一堆已经腐烂，做烧柴都不旺火，可惜了。我们进驻时，仍无公路出山区，突击性先修白衣河至大风垭口一段简易公路，旱季可通车，雨季木头还是出不了山区。一过白衣河，坝区公路直接国道，四季无阻，对付大涡塘的木材，“老林家”能人多，规划出滑道与

索道，再多的木材都可以先“滑”后“吊”，最后规规矩堆在公路边。

伐木有三大工种：砍树、剥皮、集材，论我们的力气和技能，都不够做个一线伐木工的资格。当年的森工们抽片用利斧，断树用弯把锯（有油锯是后几年的事），树顺山倒要观风向、地形，弄不好自己把自己压成一筒肉材，悲剧难免。剥树皮的得为木材翻身，长甩甩的原条十米有余，又沉又滑翻不好会滚岩子。集材有摇有拖，撬的技巧和拖的力气，我们都欠缺。真正的伐木工是些老把式，农村来的轮换工。师傅们很义气，留给我们的工作叫“作业”，修滑道和管理索道外带打杂都叫“作业”。滑道顺着箐沟开槽基，走的是直线，挖挖填填用小圆木枕着，放点水润润，木槽槽就滑溜溜，一根根大长条转瞬间冲去半山腰的楞场，横横竖竖散了盒子的火柴棍。这种工种我也不胜任，照顾我站在林间小道，给过路的行人提个醒，一声声“注意安全”整天叫下来，嗓子又疼又哑，能在半山腰将木材装车运出林区毕竟少数，大批不具备设楞场的破篾木材，得走索道，原理与今日登山观景的索道相似，那时候我的任务是吹哨子，有时也拿个扩音喇叭狐假虎威，提醒山下人注意天上有木材梭下来，谨防散架。这活有些诗意，木头上常有鸟雀不知深浅要杂技，顺着木头梭下去找不到回头路，人样惶恐。木材凌空起落，剪云穿雾时隐时现，竟然似我读不明白的朦胧诗。到后来，条件具备修林区便道，一个大涡塘被便道穿过来扭过去，多装快跑的汽车不惧路窄弯多，跑得极畅意。

这样折腾，8年间大涡塘的原始森林被我们打整得没剩多少。林业伐区调查队的知识分子们，爬山比我们厉害，先于我们采伐之前，规划出水源林和林墙，选拔优质云南松的母树，用红漆刷上记号，那样的树是会长命百岁的。我们也拿母树当神敬着，还有山民敬的鸡血鸡毛和莽粑粑，林区禁火，没有香烛之类的影子。顾家人站出来了。

他们从最初的修复维护，到目前的绿水青山，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

那天，我在顾家院子走了一圈，发现拥有大片森林的顾家不用柴火只用电，惜木惜到这份上，难得。这家人的堂屋很有意思，一堂清供的神位代替着传统火塘，天地国亲师之外，水神山神财神马神牛神树神谷神一个不少，还有那神话谱系中的人物，通通列上，自家的列祖列宗当然要供，各种角色都在一堂文字中活了起来，双重世界的内在逻辑，有的意象，有的抽象，有的具象，无论何种缘由供在一起，可以道出这家人的追梦里程。

这次回林区，预谋半月之久，细心的顾兴凯先为我做了功课。他知道我当年走出林区的具体单位叫老三连，于是先期寻找我当年的住处。林区搬家寻常事，有时数月有时半载有时把天气，大涡塘先后住过的窝棚，我都记不起来了，难得小顾一一寻着，并带着我一一回访。

旧地一个不存，它们做了重新梳理林水之后的水库底座。依稀的山路还有记忆，那是我天天回家、出工的路。野性生存的苦乐，一下子又推面前，我真的有些招架不住。水库像些睡着的葫芦，盛着满满一葫芦一葫芦清水，几只水鸟在水面闲游，没闹出太大的动静，倒也给水库带来些生气。两岸青山全是水源林，呵护着溪流清流出袁牢，功在千秋！

今年春上，得当地有关部门支持，有了第一次重返大涡塘的机会。蓄力的林区让我们既羞愧又感慨。次森林疏密有致，亲和地茂盛有序地彼此滋润，它们穿天而上尽是良木，做梁做栋棵棵合格。云南松是次森林的主打，我们当年留下的母树儿孙满堂，当年挖滑道那些沟沟箐箐，经济林木核桃优先。阔叶的核桃叶绿得青嫩，豌豆大的小果果挂满枝头；针叶的云南松绿得老练；山花从河底顺山开出季节来，各展各自的妖娆，姹紫嫣红依偎着接头连地的绿；奔涌的风和舒展的风发出优美

他有些疑惑，“云南师范大学？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回答：“云南师范大学是由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以及昆明师范学院发展而来的，云南师大附小的前身就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校。”

闻先生一下子兴奋起来：“联大师院附校我知道，我的老朋友黄钰生是学校的创办人，也是第一任校长。”

闻先生继续问：“我特别想知道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了吗？”

我回答：“早在1997年，香港就回到了祖国怀抱，1999年，澳门也回归了。”

闻先生不禁吟诵起来：“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真在旦夕乎！”

接下来闻先生回忆起1938年从长沙到昆明的经历：“当年，为了躲避战乱，我们从长沙步行到昆明，足足花了两个多月。你们现在去长沙坐火车还是汽车？”

我告诉闻先生：“现在中国有高速铁路，每小时可以跑300多公里，我们从昆明到长沙，坐高铁只需要6个小时。”

他非常惊讶：“真的吗？”

我说：“是的，中国的高铁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不仅速度快，而且特别安全，全世界高铁里程最多的国家就数中国了。”

闻先生激动地鼓起掌来，“中国人

了。中国的小朋友不管身处何地，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可以接受九年免费义务教育。”

闻先生跟我讲起了民国时的情况：“在我们那个时候，别说农村人，就连在城里，很多家庭的孩子也上不起学，我真为你们高兴啊！”

闻先生继续问：“我特别想知道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了吗？”

我回答：“早在1997年，香港就回到了祖国怀抱，1999年，澳门也回归了。”

闻先生不禁吟诵起来：“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真在旦夕乎！”

接下来闻先生回忆起1938年从长沙到昆明的经历：“当年，为了躲避战乱，我们从长沙步行到昆明，足足花了两个多月。你们现在去长沙坐火车还是汽车？”

我告诉闻先生：“现在中国有高速铁路，每小时可以跑300多公里，我们从昆明到长沙，坐高铁只需要6个小时。”

他非常惊讶：“真的吗？”

我说：“是的，中国的高铁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不仅速度快，而且特别安全，全世界高铁里程最多的国家就数中国了。”

闻先生激动地鼓起掌来，“中国人

终于可以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扬眉吐气了，看来我们的牺牲和付出是值得的。我真想过一过你们今天的生活啊！哪怕就一天也行。”

我激动地说：“闻先生，没有你们先烈的牺牲，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全国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们，我们会继续发扬你们的爱国精神，把我们中国建设得更好。”

我告诉闻先生：“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根据经济学家的预测，2028年以前，中国就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就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将会迎来伟大复兴。”

闻先生拍拍我的肩膀：“好啊！有志气。我相信只要每一个中国人都爱我们这个国家，都为我们这个国家去奋斗，我们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中华民族一定会越来越兴盛。”

跟闻先生聊得正劲呢，爸爸突然大声叫我：“走吧！再往前走就是西南联大纪念馆了，那里还有不少值得参观的内容呢！”我一下子缓过神来，闻一多先生的雕像仍然一动不动地矗立在眼前。注视着闻先生的眼睛，回味着刚才与他

# 呈贡有条洛龙河

董保延

正是暮春时节，我们沿着一条河在走，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河，而是一条颇有韵味的河。这条河，就是呈贡的洛龙河。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被昆明人称为“母亲河”的盘龙江畔度过的。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中，我的居所紧挨着昆明的“眼睛”翠湖。伴水而居几乎成为我选择居住环境的主要标准。住到呈贡后，我才发现，不仅洛龙河公园近在咫尺，而且我们的属地也叫洛龙社区，更有意思的是，透过窗户，就看得见洛龙村、洛龙河。

因为好奇，便萌生了对洛龙河前世今生的探究。我的心智在提示，这条河一定隐藏着许多故事。果然，当我如愿以偿地走了一趟洛龙河，联系资料，可以对洛龙河作一次酣畅淋漓的解读了。

呈贡是古滇文明的发源地。自从1275年设立县制以来，这里之所以因“鱼米之乡”“菜果之乡”“花卉之乡”闻名遐迩，全凭了滇池一片水，阡陌三条河，水是滇池，河是洛龙河、马料河、捞鱼河。数千年，这些丰沛的水，似甘泉似乳汁似琼浆，养育了生活在这里的万千子弟，灌溉出滇池东岸的万顷良田，为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建设留下了汗马功劳。

呈贡人把洛龙河也称为“母亲河”，个中缘由，是生存、生产、生活都必须仰仗着它。水是生命之源，河流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展的血脉，它带来生命与活力，孕育了一座城的灿烂文明。见过洛龙河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洛龙河是依托自然生态环境，形成了万干子弟，浇灌出滇池东岸的万顷良田，为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建设留下了汗马功劳。

呈贡人把洛龙河也称为“母亲河”，个中缘由，是生存、生产、生活都必须仰仗着它。水是生命之源，河流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展的血脉，它带来生命与活力，孕育了一座城的灿烂文明。见过洛龙河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洛龙河是依托自然生态环境，形成了万干子弟，浇灌出滇池东岸的万顷良田，为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建设留下了汗马功劳。

伫立的石头上，镌刻着景观的名字。命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潭”和“湖”。“潭”和“湖”到底有何讲究？答案是，洛龙河源于“潭”，归到“湖”。“潭”是洛龙潭，“湖”是滇池，历史上洛龙河有三个源头，分别是黑龙潭、白龙潭、黄龙潭。三个龙潭均在一公里外开外，号称“一里三龙潭”。而今，黑白龙潭仍在，黄龙潭已经消失。在对河源的索解中，可以感受到人们的龙图腾意识，由龙潭衍生出来的、在明清时期就闻名于世的“呈贡十六景”中，白龙潭的“彩洞奇鱼”、黑龙潭的“碧潭异石”等景观就名列其中。

“湖”的特点也很明显，每隔几里，都会出现面积不小、辽阔宽敞、景色别致的湖。白龙湖的山水相映，石龙湖的气象空灵，洛龙湖的精致园林，风格独特，别有洞天。水有源，树有根，“潭”和“湖”，就这样风姿绰约地标榜着洛龙河的特点，彰显着洛龙河的另类风景。

洛龙河畔的洛龙村，原来在呈贡

是人们的美谈。

在洛龙村里，都认同这样的民间故

事：因古时河的上游是舞族支系子

君人居住区，人们就把这条河叫做“

“洛龙河”。

传说小龙女曾来过河边，坊间便将这条河叫作“洛龙河”，后来，改称洛龙河。有人猜测，也许是为附

“河图洛书”中的“洛”，抑或是纪念先

秦神话中司掌河流命运的洛神。但是

对龙的崇拜是毋庸置疑的。在呈贡，以

龙命名的不仅有龙潭，还有村庄、集市、街巷。

站在洛龙河的起点白龙潭，我发现

这里已是个水库，傍条，便有些肃然起敬。

水利是命脉，水库是保障。水库与河流具有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的关系。

担负着灌溉、防洪、发电等任务的水库，提供不尽的源流，让河永远流淌着生命的韶光。行走之间，我的脑海里

不断飞出许多思绪：天一生水，上善若水，风生水起……是啊，风水是人类居

住生存环境避不开的话题，洛龙湖

所包含的风水意义，不也充满了特别

的意蕴？凭借梁王汇集的涓涓细流，

黑龙潭涌出的款款清泉，造就了洛

龙河得天独厚的大风水空间状态。它的

格局告诉我，一方面充分利用先天

自然风水，另一方面认真布局改造好

后天风水，同时通过努力奋斗再养旺

自身的风水。应该是人类对待河流尤

其是城市河流的正确态度。后现代主

的城市，别无选择地承担着缝合人

与自然裂痕的天职。山管人丁水管财。

洛龙河将梁王山与滇池与生俱来的生

态优势链接起来，让我们不仅看到了

如今的生机盎然，青春勃发。也预见到

了它未来的财丁两旺、更加发力。

行走洛龙河，不断有老村、古桥、

庙宇、胜迹碰撞我的目光，水是文明的

载体，河流是文化的传媒。透过河流的

波光粼粼，我看到了两千多年来这块

土地上的文化之光、文明之光。明代，

被世人誉为“三百年第一诗僧”的苍

雪，就是呈贡古城村。清嘉庆年间，

一代才子戴熙也是呈贡人。与聂耳同

称“西南二士”的呈贡人、共产党员

张天虚年仅29岁就创作出数百万字

文学作品，成为抗日战场上的红色鼓

动员。抗战时期，以费孝通为首的十几

位青年学者，在洛龙河畔的“魁阁”里，

探索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畅想战

后中国的重建，这些后来成为中国社

会学、人类学